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钱中文
童庆炳

主编



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

◎南帆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钱中文
童庆炳 主编

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

◎ 南帆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南帆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9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ISBN 7-81079-137-0

I. 文… II. 南… III. 文艺美学—文集 IV. I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5873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编辑部 (8620) 85226521 85228986 85225277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0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暨南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375

字 数:210 千

版 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1—1000 册

定 价:20.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 序

20 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一般认为，世纪之初几十年与世纪之末的几十年，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较好时光，自然，三四十年代也是出现一些重要文学理论著作的时期。

20 个世纪之初，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势头原是很有希望的。梁启超标榜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把文学与当时救国救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也是国情使然。而王国维在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下，摆脱了我国几千年的政教文学观，主张文艺为人生，提出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问题，这较之稍后的美国与俄国的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自主性理论，在论说上既早且要深入得多。但是，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学识、审美趣味为依归的。

自 20 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斗争形势的变化，从苏联、日本介绍过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使人们了解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 and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具有阶级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改造了我国的文学理论，力图使我国的文学理论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50 年代，由于形势、环境的复杂原因，出现了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现象，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理论的急剧的政治化倾向、庸俗化倾向，这一过程使文学理论批评成了纯粹的政策、政

2 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

治功利手段。到 70 年代末，文学理论界几乎是一片荒芜、败落景象。当然这期间并不是没有精当之论、深微之论，但都被淹没于政治口号之中，更有甚者则遭到无情的批判。

70 年代末，我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文化转型期，文学理论终于出现了转机。随后，文学理论界在改革、开放的思想引导下，大规模地介绍了外国文论，引进了近百年来各种西方文艺思想。短短十来年间，人们兴致勃勃地模仿、宣传、实验，几乎把百年来的各种欧美文艺思潮都操演了一遍，文艺思想空前活跃。

在这种外来文艺思想如潮水般涌来的情况下，人们要保持心态的完全平衡是不大可能的，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无不受到触动。看到外国文论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文论难以为继的状态，自然会产生求新求变的渴望。这时也有人或把外国文论看为现代文论的范式、我国文论的出路所在，这是因为隔阂既久，所以难免眼花缭乱，心态浮躁，也往往会浅尝辄止，囫圇吞枣；或抱着拒斥的态度，把外国文论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泛滥，内心惶惶，实有朝不保夕之感，其实这也是大变动时期的正常现象。80 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的出现，是被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哲学中的有关人道主义、人性问题、异化问题的讨论所准备好了的，是为外国文论、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影响所准备好了的，更是为我国文学创作中新的突破的酝酿所触动的结果。在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之中，可以说各种思想竞相展现，几乎人人都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要找个地方，一吐为快，或登高一呼，竖立新的旗号，文学理论似乎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实际上，这正是在逐渐酝酿着一种在失序中不断完善的新型的有序状态，或者说一种新的理论格局。

文学主张杂语化、多样化的时代来到了。一旦旧有的禁锢被打破，这时就让人觉得，文学理论中的问题是如此众多，以至任

何问题都成了问题，必须进行重新阐释；而文学创作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常常使理论与批评无法对创作再发表恳切、精当之论，不能不陷入尴尬境地。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学者，事实上早就思考着、协调着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希冀建立一种多样化的新的文学理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所谓“中国特色”，第一，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观点与理解，而非外国人的目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文学现象。近百年来，中国人几乎总是跟随在外国人的理论创新之后，翻译介绍，来往奔走，疲于奔命，而这种跟随与模仿，又往往变为一种时髦与招摇。第二，就是必须连接六七十年来被忽视甚至中断了的古代文学理论传统，从古代文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文论的血肉。第三，要与当代的中外文学实践相结合，用以阐释我国与外国的新文学现象，形成我国新的文论。第四，是有着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又是多种多样的，对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文学理论就显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种学派的理论竞相争妍，就会显得更加绚丽斑斓。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建设，正在进行之中。建成这一文学理论的标志是，在吸收中外古今文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阐释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现象时，在理论上有自己的一套不断确立着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独创之处；在世界文论中，不是总是跟着人说，而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表述，并在世界多元化的文论格局中，有着我们文论的一定地位，使中外文论处于真正的交往、对话之中。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至今天的文学理论的反思，大体是按照这种认识进行的。

回顾文学理论的进展与更新，我们可以说，这20年的光阴并未虚度浪掷。就我们所知，不少学者广泛涉猎中外文学论著，借鉴各种流派的研究方法，探讨着文学的不同问题：都曾清理、

4 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

整合过自己的学术思想,从不同侧面来阐明种种文学现象,以适应新的文学实践与新的文学潮流的需要。

对于 20 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成绩,我们自然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宜妄自菲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个很有成绩的学科,只是未加集中、未曾展示而已。文学理论中出现了不少好书和优秀著作,这是事实。一是它们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就是能够抓住理论中的关键问题或是新问题,从新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合乎实际的理论阐述,提出新见解、新观点,使理论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说明,从而使理论有所丰富、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只有创新,才能使文学理论研究具有活力,获得生命。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理论的面貌,它的理论探索的锋芒射向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它所讨论的不少问题,是过去的文艺学未曾涉及的,因此不时引起思想的火花而新见迭出。自然,作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整体形态还不够成熟,但是就单本著作水平而言,一些学者是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的。

二是这些著作初步实现了理论观念的多元化。文学本身的问题是可以分为多种层次的,每一层次的问题探讨的角度又是多种多样的。十多年来,有关文学审美、性质、特征、作品、文体、结构、意象、意境、境界、作者、读者、阅读、修辞以及文艺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比较文论与文化诗学等这类问题的探讨,都有专著问世,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也不乏精品。

三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文学理论学派进入多元化之后,研究方法自然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而一些学科本身就要求新的方法,如文艺心理学、文学话语研究等,方法的多样化更加促进了理论的多元化。这种景象还是我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所梦寐以求的。理论的多元化、方法的多样化,可以使理性的智慧获得解放从而排除人类思维的独语现象,可以使学术个性得到尊重,使

它们成长，获得生机。多样而巨大的学术个性的出现，是一个时代学术成就的标志。一个没有学术个性的时代，必然是平庸的时代。有了学术个性的出现，才谈得上学派的形成，进而漫向四面八方，推动学术的更新与发展。可以这样说，今天文艺理论中的学术个性正在探索与形成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文学理论与方法多元化的原因。

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不过任何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新时期的文论，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无疑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前期成果；而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们编选一套“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我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工作。“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6种。后面几辑将在不同出版社继续出版。在目前出版条件相当严峻的形势下，出版社毅然组织这类学术著作的成批出书，这对于已经走过一段时间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肯定，对于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更是一种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巨大鼓励；这种气魄与目光，是令我们十分感佩的。

钱中文 童庆炳

1999年9月9日

自序

自从投入文学研究之中，文本问题始终是我关注的焦点之一。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能在“形式”或者“写作技巧”的范畴之下凝集思想。“文本”的概念引入之后，一个更大的理论背景展开了。这时的“文本批评”已经不是传统的版本考证；相反，新批评以来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范式转移即是，回到文本本身。新批评的秘诀是“封闭式”阅读，这意味着剪断文本与周围的一切外部关系。稍后，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观点声势浩大。在这些观点形成的理论视域之中，文本的重要性已经无可非议。

然而，一开始我就对结构主义的文本观点有所怀疑。如果“文本”仅仅是某种深层结构的派生物，那么，如何解释“文本”的历史演变？例如，文本为什么会从古老的神话演变为传奇、话本和现代小说？什么是演变的动力？什么决定了演变方向的压力？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文本与社会历史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从未离开我的思想。因此，我对于阐述这种关系的理论始终兴趣不衰。

迄今为止，我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一方面，文本具有强大的自律性。形式的逻辑持续地规约了文本的再生产。从语言修辞到文本的类型，形式的逻辑往往是文本再生产的起点，如同巴赫金所言，某种形式往往会在更高的水平上复活自己；另一方面，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强大的外部因素介入这种逻

2 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

辑，瓦解、修改甚至阻断这种逻辑，从而成为形式变异的某种极为活跃的催化剂。

所以，我时常持续地关注某一类型的文本与社会历史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再扩大一些，我还涉及到了审美、语言功能、主体、意识结构等诸多问题。在我看来，文学研究必须坚持把文本分析视为不可或缺的发轫之处；但是，这种分析并非仅仅盘旋于纸面上，如同猜谜似地拆解字、词、句。我所感兴趣的文本分析必须纵深地考察字、词、句背后种种隐蔽的历史冲动、权力网络或者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文本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入口，然而，这个入口背后隐藏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这部论文集收入了我多年以来围绕上述主题写下的一批论文。这批论文长短不一，深浅不一，但是，它们基本上记录了我考察的范围和兴趣的指向。

是为序。

南 帆

2001 年 8 月



作者近照

目 录

总序	(1)
自序	(1)
文学话语的维度	(1)
文学理论：开放的研究	(21)
空洞的理念	
——“纯文学”之辩	(41)
修辞：话语系统与权力	(46)
真、现实主义与所指	(70)
长篇小说与历史叙事	(97)
文体的震撼	(127)
姓·性·政治	
——读陈忠实的《白鹿原》	(132)
叙述的秘密	
——读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	(138)
反讽：结构与语境	(156)
语言的戏弄与语言的异化	
——评王蒙的《要字 8679 号》	(178)
纸上的王国	
——序《格非小说集》	(186)
诗与国家神话	(193)
诗与小说	(219)

2 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

大众文学 (237)

附录：作者小传、主要著作与学术反响 (251)

CONTENT

Preface	(1)
Author's Foreword	(1)
The dimensions of literary discourse	(1)
Literary theory: an open study	(21)
An empty idea – an argument against “the pure literature”	(41)
Rhetoric: the system of discourse and power	(46)
Reality, realism and the signified	(70)
The novel and the narration of history	(97)
The stylistic reforming of the novel	(127)
Surnames, sex, politics	
——on Chen Zhong shi's <i>The White Deer Plains</i>	(132)
The secret of narration – on Li Rui's <i>Ten Thousand Miles of Clear Skies</i>	(138)
Irony: sturcture and context	(156)
The cheating of language	
——On Wang Meng's <i>The Secret Document: Number 8679</i>	(178)
A Kingdom on paper	
——Foreword for <i>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by Ge Fei</i>	(186)
The poems and the myth of the state	(193)
Poetry and Stories	(219)

2 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

On mass literature (237)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the author (251)

文学话语的维度

—

古往今来，许多人企求着一个完美的解说：文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业已派生出诸多学派，种种论点在各自的立场上相持不下。人们可以看到，不少思想家孜孜以求，试图为文学设计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一个恒定不变的终极方程式。在许多思想家的眼里，一种统一一切的理论将是永恒的诱惑。不言而喻，这样的孜孜以求可能产生某些惊人的结论。例如，一些结构主义理论家甚至认为，所有的故事无非是同一个故事的翻版。^①但是，人们没有理由放弃另一种功能性的文学考察。功能性的文学考察并未将种种结论诉诸一个绝对的最终形式。这种考察无宁说是在相对的意义描述文学——相对于当下的历史语境指陈文学话语的维度，指陈文学话语的指向、范围、内在尺度、理想、参与现实的形式，如此等等。

显而易见，这种功能性的文学考察必将联系到共时态的诸多社会话语系统。索绪尔曾经反复指明，“共时态”考察的对象是，同一时间层面上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社会话语的光谱之中，文

^① 参见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故事下面的故事”一节，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

2 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

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系统之间的对话、冲突、协调、分裂将是这种考察的主要内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草率的比附和几个大而无当的概念，这种考察将进入叙事、修辞、话语类型特征等种种具体而微的层面。

人类存活于社会话语之中。现代社会话语的光谱将由众多的话语系统组成。相对于不同的场合、主题、事件、社会阶层，人们必须分别使用政治话语、商业话语、公共关系话语、感情话语、学术话语、礼仪话语，如此等等。自从结构主义出现之后，主体不再被当作意义之源；人们无宁说，主体是诸多话语系统的构造物。诸多话语系统之间，主体处于种种代码、类型规范、语法修辞、对话规则的交叉地带。这些话语系统不仅决定了主体的所有历史记忆，同时也限制了主体的基本可能。这样，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主体崇拜遭到了摒弃；主体不再是独立自足的实体，主体背后暴露出一系列赖以支撑的架构。马克思曾经提出了著名结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话语分析的意义上，人们有理由继续这样的结论：主体同时还是诸多话语关系的总和。这样，文学话语的维度同时也就是主体的维度之一：文学话语带来了什么？文学话语创造了什么？

现今已经没有人怀疑，文学话语的存在是不可取代的。这表示一个基本的事实：一旦文学话语付诸阙如，一个社会将大面积地出现失语症状。失语是一种令人焦虑的经验。人们明显地感到可供使用的语汇不足，这犹如精神缺氧而引致的窒息。相对于人们所欲表述的内容，周围的既有语汇格格不入。这些语汇业已硬化，疏远而又陈旧；这些语汇组成的叙述和抒情与人们的真实遭际相互分裂。如果种种话语系统无法组成令人满意的表述，如果这种失语将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苦恼，那么，文学话语有责任开拓新的语言资源，修补既有表述留下的空缺，使之脱离不可表述的黑暗，从而浮现到语言的层面上来，得到语言的定型。在这个意